

に、過去の戦争歴史に関する認識、とりわけ日本の加害責任の問題に対して自覚的でないままで良い関係を築くことはできない。

家永三郎は、「歴史から学ぶことのない人は、その歴史を再度生きことを運命付けられている」と歴史教育の重要性を強調したことがある。歴史の事実や真実を知り、伝えるのは歴史教育と平和教育の重要な責任である。歴史的真相を相対化するのはいけない。

今日、歴史的事実や真実を隠蔽し、悪い行為を犯す政治、社会、思想の問題を解明し、特に戦争歴史に対する責任を負うことができる平和教育の方法がより必要であり、要求される。

参考文献

金恵玉著「平和教育の理念と教育実践の課題—コスタリカの平和教育の事例から」『平和をつむぐ思想』、唯物論研究年誌第13号、青木書店、2008年。

高橋史朗著『平和教育のパラダイム転換』、明治図書、1997年。

日中韓3国共通歴史教材委員会編『未来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3国の近現代史』、高文研、2005年。

日本教職員組合教育文化政策局編『もうひとつの「平和教育」—反戦平和教育から平和共生教育へ』、労働教育センター、1996年。

中国南京国际研讨会会议报告

《回忆南京 2009- 战争创伤对下一代的影响并探讨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金 恵玉

本作者于2009年10月6日(周二)—11日(周日),参加了在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主题为《回忆南京 2009—战争创伤对下一代的影响并探讨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的国际研讨会。之所以参加本次研讨会,是因为2007年本人加入

了立命馆大学创办的“用身心思考历史会”，体验到了采用“艺术表现治疗法”、“戏剧治疗法”“影像剧场疗法”等心理方式和艺术形式来抚平战争创伤的治疗法，从中体验到了全新的感动。此外，本人还于2007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儿举办的“抚平创伤研究工作坊”。从主办者阿尔曼德先生那儿学到了“艺术表现治疗法”“戏剧治疗法”。此后开始进一步深入学习。

接着，又于2008年7月，再一次在立命馆大学，和日本学生、韩国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参加了抚平历史创伤的研究工作坊项目。并开始认识到该项目的意义，它对实施和平教育是极其有效的。

本次国际研讨会举办地点在南京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具有107年历史的大学。现在在校生3万多人。当年在这儿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这所大学作为国际安全区很有名，曾收容了1万多女难民，美国公民威特林曾用宗教方式，从心理上安抚过那些女难民。

在这具有历史传统的学校，学习解决战争创伤问题的方法，我深切地感到意义不一般。

笔者想借写参加本次国际研讨会体验的报告时，从本人的研究课题一和平教育、和平研究这个角度，对HWH计划及其研究课题进行整体评述。

有着不同战争体验并接受过不同战争教育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一起学习了日中战争和南京悲剧。大家相互敞开心扉，倾听对方的心声。他们一起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听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控诉。通过这一切，与会者交流了感想。研讨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戏剧疗法和艺术表现疗法，让大家共同感受，共同思考过去的战争正怎样影响着当今社会？影响着对自我价值的认识？思考我们将如何克服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为将来的和平该做些什么？

这次研讨会，有来自日本的心理学研究学者、研究生、经济学大学生，包括我这个和平教育研究者共13人，中方参加的有历史学者、心理学研究学者、研究生和日语系研究生共10人。美国来了心理学疗法学者2人。研讨会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全程有中、日和英文译员进行翻译。

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有：主办人张连红（中国）、村本邦子（日本）、阿尔曼德（美国）、从各自立场进行了报告；参加过2007年度研讨会的学生对上届会议感受进行了报告；介绍了2009年度参加者；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南京大屠杀事

实和研究课题，分组进行艺术表现和讨论。

抚平战争创伤项目包括：实施戏剧疗法和艺术表现疗法的工作坊、幸存者证言、燕子矶纪念碑前的追悼仪式（默哀和献花）。对研讨会体验的个人总结是让每位参与者通过捏粘土造型来完成的。对项目的整体评价是通过听取每个人的感受进行的。

本次研讨会主要内容是实施「HWH」方法。其目的是抚平受到战争、暴力后遗留在心理上的创伤。该方法告诉心理承受着痛苦的人们，应该怎样过日常生活，怎样才能抚平战争遗留在心理上的创伤。为了抚平人们心理创伤，首先在社会制度上要有政策性的治疗体制，而作为历史学术研究领域，则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真相

在实际操作中，实施 HWH 方法的阿尔曼德先生，为了探索通过心理学方式，解决不同文化间人们的对立问题，主要是灵活使用了“戏剧疗法”和“情景再现式”的艺术表现疗法。

他为了解决战争创伤带来的问题，首先，第一步是，让处于心理创伤中的人们找寻自我存在的意识，学习理解自己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其次，第二步是，相互间建立密切关系。即让大家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第三步是，让人们认识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加害者。向人们揭示解决战争心理创伤问题必须考虑心理因素，需要通过解开心结来解决问题

接着，在实施 HWH 工作坊计划时，先生解释说，为了进行历史性的对话，最重要的是必须越过历史禁忌。也就是要认识到相互闷在心里不说的历史事实承认问题。接着，相互听取对方的故事，也就是说，营造唤起共鸣的文化氛围是很重要的。这样相互可以进一步获取安全感和信任感，使加害者和受害者能够站在各自立场上对话。通过对话共同感受痛苦和悲伤。前提是彼此必须敞开心扉。

在这个过程中，先生强调说，这个环节不是要为战争创伤定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对战争创伤定义的话，就有可能形成创伤。也就是说，这个步骤不是对战争创伤进行定义或进行再解释，重要的是直接感受战争创伤。比如，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情，直白地表现自己的感情（美丽、悲伤、痛苦、愤怒、喜悦）表达自己感情所采用的方法是“戏剧疗法”或“艺术表现疗法”。实施这种疗法时，先生提示道，要遵循三条规则，一是不提问；二是不提批评意见。三是不分析。也就是说，直接接受表演人的感受和姿态是很必要的。“戏剧疗法”或“艺术表

现疗法”是通过身心进行具体事例的表演，来表露历史带来的痛苦和伤痛，从而解决战争创伤引发的问题。

阿尔曼德先生说：“创造和平，就是培养体谅他人心情的人。即创造引起共鸣的文化。艺术形式具有营造特别时空的力量，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难以观察、难以言表的内容，让人们体验到超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制约且产生共鸣的感受。团队的治疗力量有唤起共鸣的力量。他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事件引起的愤怒和悲伤，如果不能在团队中充分表露出来，这种战争创伤导致的感情将化身幽灵，一直干扰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民族间的关系。”

事实如此，战争暴行导致的战争创伤，至今还印刻在人们心底。尽管不可能彻底治愈战争创伤，但是有必要探索治疗方法。实际上，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惨不忍睹的暴行导致的战争创伤，诸如大屠杀和群体杀戮这样的暴戾行径，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还要认识到，历史遗留的战争创伤与现今的创伤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可以联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来思考此类问题。

对于战争带来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结构问题，从人的天性来看，战争会扭曲人性。如果说人具有双重性，那么，人一旦参与了战争，那么人就会变得与战前面目全非。

军队制度也是问题之一，因为士兵一旦违抗上级命令，即招来杀身之祸，这也使得士兵处于惟命是从地位。因此，也需要深入研究以杀人为目的军事体系问题。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Chang Zi-qiang）回忆说：“十岁时，亲眼看到了一家人被日本兵残忍杀害。因此一直觉得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昨天。就这样怀着对日本人的仇恨活到今天”

1980年在电视上看到日本右派歪曲历史的样子，愤怒难抑。看到日本人面对历史却制造谎言，恼恨难眠。于是，自己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用自己的悲惨遭遇做直接证人。”还说道：“南京大屠杀不仅大大伤害了我，也大大伤害了南京人民。我是带着浑身伤痛和满腔悲愤活到今天，之所以我现在要讲过去这些痛苦遭遇，是因为不希望再发生战争。被大屠杀杀死的是人啊，无论是30万人还是3万人，甚至是3人，都是人啊。一个人也不能杀啊。成立好的政府，建设好的国家是极其重要的。”

可以说，通过听这样的证言，让我们认识到，应该怎样看过去的历史？应该

从历史中学到什么？这对处于目前形势中的我们来说，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抉择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本政府极力想抹去对过去扩张主义和残忍战争的记忆，为了警告这种政府、对它进行抗议，首先，应该从个人角度开始反省战争的历史，对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只有以这样的姿态，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下面通观大家对本次研讨会的评价和课题：首先看中国参与者的评价吧。不过是本文笔者用自己的话表达的。

- 通过参与这个项目，学到了很多表露心情的方法，特别开心的是学习到通过艺术形式表露自己各种心情的方法。并认识到了开展活动，用多种方法表达心情的重要性。
- 开始意识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我存在价值，尽管心中似乎没觉得那么悲伤，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表露了悲伤，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
- 在生我养我的中国和日本人进行了交流，想告诉母亲这份感动。通过体验 HWH 活动，感受到控制和调整感情是多么难。
- 尽管自己一直感觉痛苦和悲伤，通过研讨会工作坊的活动，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感觉，感受到了不同表达形式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 通过这次研讨会的工作坊活动，感到自己成熟了一些，能够消解至今的疲惫，并能重新审视自我存在价值。原先疑惑过，历史问题能用心理学来表现吗？现在体会到心理学也可以做到。
- 一直深埋心底的痛苦终于得以明示，释放后感到了希望。
- 一直不相信心理学法的疗效，通过参与这次活动，相信了心理疗法或心理学方法的重要作用。感到自身观念发生了变化。希望日本人能够卸掉痛苦的重负，和我们重结友好关系。
- 自己的变化犹如波涛，浪底虽然平稳，但水面却很复杂。
- 深切感受到了真正的残酷，好像自己亲身经历了战争。我觉得有必要让加害者体验战争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 我以前对体验战争历史没什么好感，通过参加这次抚平战争创伤的项目，切肤地感受到有必要大力传承战争的历史，明确告知孩子战争的历史。
- 感觉阿尔曼德先生的 HWH 项目犹如使魔法，他让人们通过活动，越过国境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 为了达成和解，我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市民活动和历史学会，但通过心理学方式，开展工作坊活动体会历史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家齐心合力的场景深受感动。深感有必要让这次活动成果发挥更大的重用。

在此，笔者建议为了抚平战争创伤，希望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现在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希望同情和和平。他们中有很多人身心正倍受战争创伤的煎熬。

下面是来自日本参与者的评价：

- 现在感觉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恍若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感觉到内心有了变化。
- 通过这次研讨会，感受到表达自己的感情是很重要的。
- 今后我不能再说因为不了解战争历史所以弄不懂过去的事了。而且我要将我所了解的传达给更多的人。
- 通过在某个场所进行交流、相遇，随着时间的流逝，感觉到了抚平战争创伤的疗效。内心坦然多了。
- 到这儿学到了从未学到过的历史导致的痛苦。
- 深感中国人的善良，回去要向一直不信任美国人的母亲，讲述这次活动的感受。
- 很高兴我现在能打心底表示谢罪。我虽然通过书籍和资料，了解过南京。但是现在强烈感受到只有亲自来和中国人直接交流，这种学习经历更重要。
- 这次学会了怎样与人交流，感到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
- 现在终于能作为加害者面对历史事实了，切肤地感到今后应该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日本人生活下去。看到中国朋友们用身心去表演的情景，真是十分感动。
- 通过用各种形式，相互间表露自己内心的感情，我要将这种感情带回日本。
- 感觉有和解的希望了。

看到上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总体评价后，深深感到为何亲身体验历史是很重要的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作为自己的事情与自身切实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体验历史，相互才能产生共鸣，共同拥有的感觉才更深刻。现在更觉得开设这种课程，通过体验历史来加深共鸣和共同的感觉，使相互间关系更加紧密是非

常重要的。在开展国际性交流进行体验学习时，的确有语言障碍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采用文化和艺术形式的话，则足以克服语言障碍。

当人们遇到偏见和民族问题时，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其经历的深潜在和平教育中进行体验学习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和平教育就是、通过培养创造和平世界的主体一人，来提供解决人性丧失和暴力问题的方法

通过本次国际研讨会，我深深认识到，不仅仅要考虑中国人心中的战争创伤抚平问题，其实，日本社会中也有许多侨居日本的韩国人、华人以及外国人，他们还一直忍受着战争创伤的煎熬，

现在的课题是，必须寻找一条让他们共同生活下去的道路。就在这瞬间，过去和未来同时向前发展。当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问题碰撞在一起时，便浑然一体不可分离了。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创造出新的历史。在人们心里，有着对过去的大量记忆和对未来无限遐想。此时，作为人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并积极实践是及其重要的。新的历史产生的生命，不是单纯给与，作为生命，必须自己努力走在需要自己走的历史使命的道路。例如，面对不公正和压制的暴力，自己勇敢站出来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抵抗意识和勇于实践是极其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迈出创造和平环境的第一步。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历史介绍中，引用了威特琳（Minnie Vautrin）于1937年12月16日日记中的一段话：“也许，世间所有的罪孽，今天都在南京发生了。从军事角度看，或许攻克南京对日军来说是胜利，但是，按照道德标准评价的话，是日军的失败，是国耻。他们的行径不但损害了将来与中国的合作以及友好关系，还永远丧失了如今住在南京的所有人的尊敬。如果有良知的日本人得知今天在南京发生的这一切就好了…（from [America] Diaries of M.V.）。”很难说战争取得了胜利，战争犯下的罪恶和暴行导致的创伤，将永远烙印在人们心里。不过，我们有必要不断地从战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直接相遇中进行学习，了解自身周围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情况，并将他们的情况介绍出去，用这种行动来开展和平事业。

有了过去才有今天的我们，对过去的问题是彻底清算呢？还是进行补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该起的作用。对于至今还被战争历史遗留的创伤折磨着的、被痛苦的历史沉重地压着的、还在煎熬中生活着的人们来说，战争历史其实就是今天的问题，即，过去了的历史依然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着。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头脑里有一种固定模式性的观念，即，不能再受到悲惨战争的伤害了。但是，至今为止，到底谁又为谁做了些什么呢？战争历史已有60年，60年后的今天，从总体上看，日本一直没有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有必要将不予追究的原因探清究明，

对于右倾化的新闻媒体和教育，必须立即引起我们的警觉并给予抵抗，必须大大强化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对于过去的历史，现实中，其实没有任何事件得到适当的解决，只是时间在白白流逝。有战争经历的人和幸存者一个个地离开人世，而渴求和平的、有良知的人们依然在为和平而战。为了以和平方式，让日本政府真正承担战争责任，正式向公众谢罪，并进行战争赔偿，就必须和更多的日本国民团结起来，一起斗争。实际上，今天的斗争是为了彻底铲除世界上产生战争和暴行的祸根，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而迈出的一步。

近几年来，日本右翼保守派不断批评日本战后的和平教育。特别是“自由主义史观历史”“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会员高桥史郎、藤冈信胜等人，一直在批评日本的战后和平教育。他们批评说，一味告诉人们战争的悲惨和残酷，这种“反战和平教育”形式过于严重了。日本的和平教育应该是触动人心并唤起人们感情的教育。如果一味向人们倾诉战争的负面内容，就会背离让人们科学认识战争原因的初衷。并指出：为了克服这个不足，应该将“反战和平教育”改为如“和平共处教育”这样的“多文化共生教育”、“环境教育”或“福利开发教育”。

为什么高桥这些保守派自由主义史观的研究学者，要否定“反战和平教育”呢？特别是他们认为随军慰安妇、强拉劳工、南京大屠杀等事件，都是“虚假的历史形象”，揭露日本加害历史的做法是自虐、反日的行为。因此，为了隐遁日本侵略和加害的真相，只得消极地处理战争的残酷内容了。从而他们一味地否定告知人们日本加害和侵略历史的“反战和平教育”了。不仅如此，他们竟还容忍动用军事力量，并将采用军事行动作为现实必要时的选项之一，或采用军事行动进行肯定评价。

和平教育中有关战争的残酷内容不能隐遁，但重要的是，用怎样的方式告知人们战争的残忍性，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反战意识。实际上，如果不对战争问题明确定位，就会认识不到和平教育的本质，导致和平教育本身会逐渐消失。反战和平教育与环境、福利、人权等有怎样的联系呢？必须在明确它们之间关系的同时，明确整个和平教育体系。

战争问题在和平教育中占有很重的比例。而且，当聚焦战争问题时，因为暴行与各种问题有关，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展开论述。实施和平教育时，有必要考虑怎样将人们内心世界和身边问题与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特别有必要让人们将战争问题看作是自己的事。很久以前被历史战争残酷折磨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今天正被无形的各种暴力折磨着的我们所直面的课题，现实要求我们探寻如何克服的办法和可行的道路。

日本在进行和平教育时，必须学习和研究过去的战争历史。特别当设法让日本大众敞开心扉与亚洲各国人民面向未来进行交流时，需要让日本大众了解过去的战争历史，特别要了解日本加害者的责任，如果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就不可能构筑良好的关系。

家永三郎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时曾指出：“没有学习过历史的人，命中注定要经历以前的历史。”了解历史事实和真相，并承传下去是历史教育以及和平教育的重要职责。不能让历史事实模糊不清、模棱两可。

今天，更需要并要求用和平教育的方式，探明隐遁历史事实和真相的问题，探明有犯罪行为的政治、社会、思想问题，这样才可能承担战争历史的责任。

Report on Nanjing International Seminar, Remembering Nanjing: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Trauma and Attempts for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Kim Hye-ok

Researcher, Ritsumeikan University, Ph.D. Sociology

I attended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Remembering Nanjing: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Trauma and Attempts for Reconciliation wit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Before attending this seminar, in 2007 I attended a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HWH) workshop and playback theatre at Ritsumeikan University. HWH used creative arts such as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and